學治臆說

重刻汪龍莊先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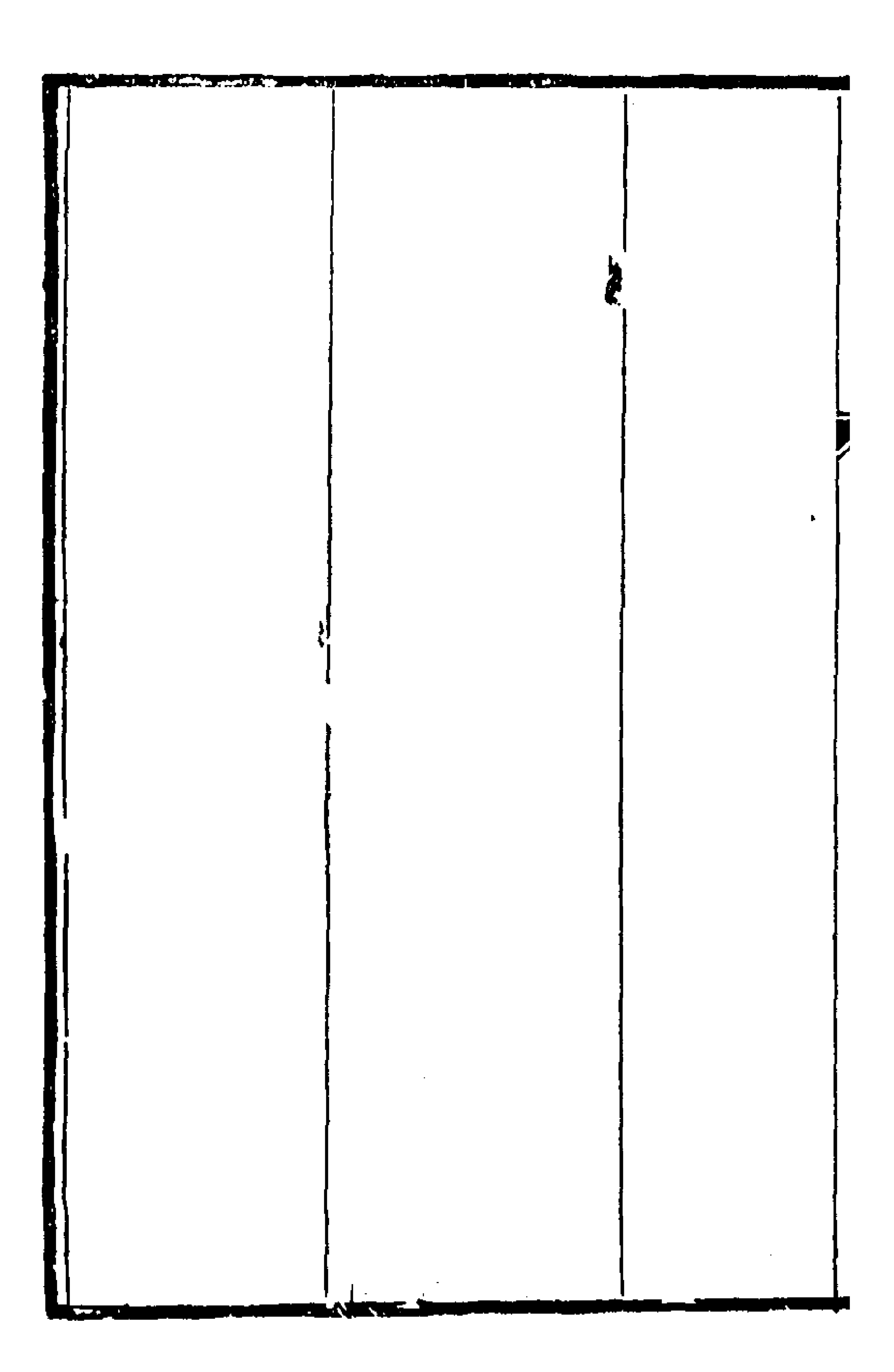
棠為諸生時　先大[illegible]胡心齋
姻伯家得左仲甫中丞所刊汪龍莊
先生治說彙纂一書授棠曰小子識
之非獨做官宜然做人亦宜若是棠
謹受之不敢忘甲辰大挑南河初攝

碭山篆即以汪先生之書試之甫三十五日而去迨補桃源令赴會垣謁徐穉蘭觀察云有學治臆說君見之乎汪先生吾太岳也今之州縣大半養尊處優不知親民為何事君年方壯其勉為之棠並謹識之不敢忘嗣

為牧令日以此編為課程於汪先生所言不能盡其萬一然幸不為百姓所怨惡久欲刊行此書輒不果後家燬於火并此書失之茲於清河龔式之茂才家得汪先生治説並夢痕錄雙節堂庸訓亟爲鋟板以公同好天

下牧令皆能清心實心遵汪先生之
書積徳造福何有既極方今
聖天子殷殷求治日以救民水火為念棠
以菲材受
特達深恩罔知報稱惟仗諸寅僚共相砥
厲濯磨以補不逮俾無辱　先大夫

之命則區區寸心所深望於賢牧令
朝夕共勉者也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仲春署漕運總
督江甯布政使盱眙吳棠謹序



序

余自道州引疾蒙督憲僑居長沙幾三十旬同官之至省者識與不識多叩過訪川以吏事商榷男繼培繼壕竊錄所聞積久成衷比還里門姻友將謁選人輒來問塗長男繼坊又隨聽而隨錄之長夏無事二男各奉所錄以請曰大人夙著佐治藥言爲學幕者言之今言吏之爲治有非藥言可該者盍寫定版行以申藥言之蘊嗟乎小子休矣余不善爲吏卽於廢棄而欲爲善爲吏者言治幾何不

南轅而北轍也坊培壕請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實戇且拙而藥言六十餘則過爲師友許可其諸言有一得不以人廢乎遂取所錄手爲別擇汰其複於藥言者存其可與藥言互參者區分條目得一百二十四則析爲二卷自維佐治三十年稔知吏不易爲身親爲之懍懍慄慄切罣引繩惟恐小踰尺寸㕆莫甚焉然區區求治之悃可盟天日也夫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爲之令牧者人人各盡其職不虧帑不虐民黎庶乂安府㢳充實安在不可

仰副
聖天子勤民之
睿慮於萬一哉自州縣上至督撫大吏爲
國家布治者職孔庶矣然親民之治實惟州縣州縣
而上皆以整飭州縣之治爲治而已余曩佐州縣
吏而自爲亦止州縣先後商治者大率吏州縣之
人余之所知州縣治耳故就數十年目見耳聞憑
臆以說止於州縣之治且止於州縣常行之治他
如水利荒政治之未親歷者不妄言郵驛工程治

之有專條者不贅言言其常不敢及其變言其經不敢通其權繁襍碎瑣詞意淺顯學治者或當節取焉神明於治者非余所能知非余所能言也詮次既定題其端曰學治臆說進坊培壕告之曰小子巽日皆有爲治之責者也遇不遇天也非人所能爲也人所能爲者治而已矣盡其所以爲治不遇何傷離乎治以求遇是詭也志趣不正將事上接下無一而可昧守身之要必貽毒子孫違先人訓誡幸而遇重爲有識者所鄙況於不遇失己之

悔庸可追乎夫天下無不可爲之治亦無不可爲治之人治術之不修急於遇者誤之惟不志在速遷循循然以稱職是蘄則知州縣之所以爲治卽知所以整飭州縣之治而州縣無一不治小子識之有姻友筮仕者持此與藥言並贈倘亦古者贈人以言之義歟善爲吏者未必一無異說則請不以臆對而勅先民之說以應曰人意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吾意盡如人意也哉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己卯蕭山汪輝祖書於環碧山房

學治臆說卷上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盡心

余言佐治以盡心爲本況身親爲治乎心之不盡治於何有第其難視佐治尤甚盡佐治者就事論事盡心於應辦之事即可無負所司爲治者名爲知縣知州須周一縣一州而知之有一未知雖欲盡心而不能受其治者稱曰父母官其於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計兒女曲折周到終爲負官終爲負心

官幕異勢

官以利民省事爲心非有異於幕也然幕據理法心可徑行官兼情勢心難直遂民之情可以愬官而官往往不易轉達於上官訥於口者不能盡吾所言怵於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畧涉瞻徇便多遷就此處能於心無負方見平日立身功效

志趣宜正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盡同有急於干進者有安於守分者干進者易躁未嘗不進而或以才情挂

累守分者近庸果能盡分亦終以資格遷除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爲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贖故志趣不可不正

自立在將入仕時

志趣之正全在將入仕時號稱選官輒以裘馬自衒貰寓宅假子錢皆將取償官中到任之日勢不能自潔輾轉戕溺不至敗壞名節不止諺曰一著錯滿盤輸發軔之初何可不慎

訪延賢友

有司之職禮士勤民迎來送往謁上官接寮屬日有應理公事簿書陵襍雖能者亦須借佽幕友況省例不同俗尚各別惟習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諮訪賢友聘請入幕同寅推薦不宜濫許上官情勢有必不可卻者甯如數贍脩隆以賓禮勿輕信妄任馴致誤事

得賢友不易

嗟乎幕道難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習幕學其時司刑名錢穀者儼然以賓師自處自曉至暮常據几案治文書無博奕之娛無應酬之費遇公事援引律義反覆

辨論間遇上官駁飭亦能自申其說爲之主者敬事惟命禮貌衰論議忤輒辭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羣焉指目而訕笑之未有唯阿從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時猶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濶矣江河日下舐柱爲難甚至苞苴關說狼狽黨援端方之操什無二三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誤而不自知於此欲得賢友宜向老成同官虛心延訪庶幾遇之

幕賓不可易視

幕賓之名曰刑名曰錢穀曰徵比曰挂號曰書啟其大

較也刑名錢穀動係考成盡人而知其當重矣抑知賦

繁之地漏催撩閣及大頭小尾諸弊實皆徵比核之而

詞訟案牘刑錢多不止緊全在號友稽查催辦至書啟

庸拙疏忽亦足貽笑招尤無一可以易視惜小費者率

計較於歲脩之多寡第其人不自愛重往往隨緣曲就

若心地光明才學諳練之士歲脩外別無染指非餼廩

足稱必不久安其席與其省費誤公貽悔於後何如隆

禮厚幣擇友於初

擇友之道

人之氣質大概不同毗於陽者剛不免伉直忤物毗於陰者柔類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斷不能高自持議較之隨波逐流胸無定見者遇事終可倚賴擇友自輔當無取其軟媚也

宜習練公事

幕賓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親習練不可專倚於人蓋己不解事則賓之賢否無由識別付託斷難盡效且受理詞訟登答上官倉猝自有機宜非幕賓所能贊襄不能了然於心何能了然於口耳食之言終屬隔

蘆依據底蘊一露勢必為上所易為下所玩欲盡其職難矣

勿濫收長隨

長隨與契買家奴不同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憑忠誠足信百無一二得缺之日親友屬託到任之初同官說薦類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識其人之根柢斷不宜一概濫收至親臨上官面言者其勢不得不允處之散地尙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留心體察足供驅使固為甚善覺有弊竇立時辭覆使其無可歸怨

亦有辭以對上官

濫收長隨之弊

濫收長隨之弊始於誤人終以自誤蓋若輩求面情而來者猶可其曾出薦資者一經收錄薦主之責已卸投閒置散不惟薦資落空且常餐之外一無出息若輩又多貪飲嗜食加以三五聚處賭博消閒勢不得不借債質衣此皆由我誤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諒我推情收納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轉畧有見聞辭去之後或張大其詞以排同類或點綴其事以謗主人訛言肆

播最玷官聲

用長隨之道

宅門內用事者司閽曰門上司印曰僉押司庖曰管廚宅門外則倉有司倉驛有辦差皆重任也跟班一項在署侍左右出門供使令介乎內外之間惟此一役須以少壯為之司閽非老成親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責不止傳宣命令而已心術不正將內有所發而寢閣外有所投而畱難攬權婪詐無所不為其後必至鈎通司印伺隙舞弊此二處官之聲名繫之身家亦

槃之管厨辦差則有浮冒扣尅之弊管倉則有盜賣虛收之弊皆虧累所由基也

用人不可自恃

此事余身歴之而始悟者往承乏甯遠止錄游幕時先後所用舊僕五人一門一印一跟班一司倉一管厨其中一人素𣺌才識余以闇人蒼猾稽察不易特令專司啟閉不甚檢覈閱歲之後捺䃜票閣稟單稍稍婪索閒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一手治渠不敢旁參片語未之深信又一年而事敗乃痛懲焉已幾幾受累矣兼覩

並聽如之何可過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豈獨在用下人哉

勿令幕友長隨爲債主

選官初至省城及簡縣調繁間遇資斧告匱輒向幕友長隨假貸子錢挈以到官分司職事此等人既有挾而來必攬權以逞辭之則負不能償用之則名爲所敗所當謹之於初無已甯厚其息而不用其人

受代須從忠厚

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務其時官親長隨急欲自見往

往盤量倉穀百計挖求以爲出力甚有不肖長隨借刁難爲由從中需索一信其說便著刻薄之名迨監交持平說亦終歸無用此等人便須留意不宜委以事權至乎庸幕友大處不能察核每斤斤於些小節目苛駁見長亦不可輕聽第同監交官三面核算正項虧缺斷難接收留抵如有詳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襍項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結此實品行攸關勿效官情紙薄

勿受書吏陋規

財賦繁重之地印官初到書吏之有倉庫職事者閒有

饋獻陋規若輩類非素封其所饋獻大率挪用錢糧一經交納玩官於股掌之上矣無論不能覺其弊也覺之亦必爲所挾持不敢據實究辦諺云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其斯之謂歟顧官既洗心則門印亦難染指必且多方慫恿非有定識定力不惑者尠矣

事上

獲上是治民第一義非奉承詭隨之謂也爲下有分恃才則傲固寵則諂皆取咎之道旣爲上官則性情才駼

不必盡同大約天分必高歷事必久閱人必多我以樸實自居必能爲所鑒諒相浹以誠相孚以信遇事有難處之時不難從容婉達慷慨立陳庶幾可以覩民可以盡職

上官用人非一格

上官之賢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即非大賢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穩處立身辦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斷斷不可

寵眷不可恃

屬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蘊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將受知者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擠之百端一疏謠詠生焉上官不一不能無愛憎之別即皆愛我矣保繼來者之取舍一轍乎駱統有言疾之者深譖之者巧受寵若驚唯閱事者知之

要人不可爲

既經受知必且受任任之既重權漸歸焉而要人之勢成於不自知矣探上官之意指者從而窺詞氣焉卜上官之喜怒者從而承顏色焉縱不敢攬權而斡旋微驗

門如市矣況趨奉者日衆勢必至於𩰚權乎曩見吾浙爲上官要人者初焉僚屬不屑顧繼以同官不暇顧終且分在己上者亦欲先一見而不可得未幾雪山見晛玉屑同漂而端人正士甘受其陵肆者乃安如磐石名位且日上焉豈盡天定哉豈盡天定哉

私人尤不可爲

服官之義唯上所使上官以公事見委艱苦皆不可辭使我以私必當自遠不特私事也名爲公事而行私意於其閒一有迎合便失本心爲之愈熟委之愈堅其勢

必至喪檢骫法此當於受知之初矢以樸誠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爲不達權宜便是立身高處

職不可戀

或曰才必可供指使而後上官引爲私人旣以才見知而不以才應用上官豈甘心焉徵色不已必至發聲發聲不已必至積怒怒不可回則在在皆獲譴之緣索垢求瘢免者幾何曰是以平日不可不愼也作吏者公私罪名有動必連故服官曰待罪惟不貪不酷不虧公帑卽免大戾其他不韙皆公過耳與其戀棧羅辟何如奉

法去官此處關頭須獨斷在心切不可遲疑商酌一有游移妻子皆足爲累

恩不可希

亦有憐才上官不惕之以威而結之以恩遷以好官調以美缺受恩漸重圖報漸殷不得不承其志趣爲之驅策余向言佐治勿過受主人情受非分之情恐辦非分之事唯吏亦然受恩之名最不易處

遷調非不可居

然則作吏必不可遷調乎曰非也所論止爭公私之別

耳出於市恩斷不可受出於掄才若之何不受士爲知己用況重以職守哉報上官卽可以盡職守不敢告勞致身之義也不則進而危不若退而安矣

勿躁進

且爲上官者皆有知人之明不强人以所難也我不希恩彼豈漫予之恩以恩爲餌大率躁進者自取之上官旣投其所好而欲拂上官之性是謂無良況由此而進必無退理凡所云云仍爲安分者言之也

勿喜功

稚不躁進而有喜功之念亦非所以自立身膺民社皆見過之端無見功之處克盡厥職分也偶叨上官贊譽揚揚得意必將遇事求功長坂之馳終虞銜橛

知己難得

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夫知己詎易得哉知己云者用己所長並恕己所短若己之才品未嘗不知而己之短長尚未周知謂己可用用違其分是謂知人而不得謂之知己卒之不能盡我所長轉致絀我所短斯殆所謂命矣

稟結宜委曲顯明

申上之文曰驗曰詳曰稟驗止立案詳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內署核辦自道以上皆經承擬批上官有無暇寓目者稟則無不親閱遇有情節繁瑣不便入詳及不必詳辦之事非稟不可宜措詞委曲敘事顯明上官閱之自然依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於稟揭審視疏密雖報雨請安各稟亦不可不慎蒙頭蓋面之文土飯塵羹之語最易取厭盡汰為佳

欲盡吏職非久任不可

爲州縣者得百里而長之卽此百里之中人情好尙非及朞月斷不能周知梗概知而措之順人情因物利信而後勞又非朞月不可事事了徹方與士民有臂指之聯　功令計典定以三年無速效也躁於衒鬻者歷事未幾輒鬮調署擇善而赴或無煖席其於百姓休戚漠不相關如富家之顧乳媼甫與赤子相習挾主者衣飾而去致赤子屢易乳媼爲之主者屢損不一損而赤子終不受乳哺之益父母官之謂何嗟乎夫孰使之然哉可不爲百姓計乎

簡僻地易盡職

且欲爲本分官利於簡僻之地簡則酬酢無多僻則送迎絕少六時功課盡歸案牘隨到隨辦無虞壅滯日日理事常與士民相見不難取信於人而吏役無能爲弊官職易盡官聲易著衝繁之處勞我心力者紛至沓來日不過一二時可以親民而此一二時又皆精神疲困之候非具兼人之才鮮能自全量而後入古人所爲重致意歟

和營伍

同城文武休戚均之捕盜緝私事皆一體不分畛域動多窒礙原厥所始半由兵役不睦偏護成嫌道先約飭衙役和輯兵丁如兵丁多事則傳喚至署剴切勸諭且勿知會營官全其顏面既免革糧又不被責一丁感而衆丁漸化營官性情爽直居多遇有事故推誠相白時時以禮貌接之斷無芥蔕之理至武職養廉之外別無贏羨總比文官拮据少有通融量力應付自然情投意洽休戚相關矣

待寮屬

州縣之屬無幾才署自易周知此中大有端人非無奇士然朝夕相見性情易爲窺測有等近利之徒內與閽人相狎外與訟師相聯揣摩恐嚇無弊不爲概以坦白相待多爲所賣操之稍急輒云難乎爲下束縛之馳驟之嗚呼難言哉

禮士

官與民疏士與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紀不能盡喻於民而士易解析諭之於士使轉諭於民則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輔官宜

化也且各鄉樹藝異宜旱潦異勢淯瀰異習某鄉有無地匪某鄉有無盜賊吏役之言不足爲據博採周諮惟士是賴故禮士爲行政要務

宜辨士品

第士之賢否正自難齊概從優禮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僕僕請見冒昧陳言愈親之而蹤跡愈遠者宜敬而信之若無故晉謁指揮唯命非中無定見即意有干求甚或交結僕胥伺探動靜招搖指撞弊難枚舉是士之賊也又斷斷不可輕假詞色墮其術中故能濬知

人之明始可得尊賢之益

解土音之法

各處方言多難猝解理事之時如令吏役通白必至改易輕重當於到任之時顧覓十二三歲村童早晚隨侍令其專操土音留心體問則兩造鄉談自可明析不致臨事受蒙

初任須體問風俗

人情俗尚各處不同入國問禁爲吏亦然初到官時不可師心判事蓋所判不協輿情即滋議論持之於後用

方較難每聽一事須於堂下稠人廣衆中擇傳老成數人體問風俗然後折中剖斷自然情法兼到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數月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

察事之法

諮訪利弊自以紳耆爲重余初至甯遠懵如也賓至既見各叩以鄉土情形及棍匪姓名密置小簿賓去詳錄所言凡訟師棍盜等項約記其年貌住處每升堂先檢閱一過見與簿中相類者摘發誨飭羣相驚詫故法立

而不犯未及一年四境要隘粗悉大畧上官偶有垂問皆能登答遂過蒙賞識其實無他寸長也

發覺地棍勿使知所自來

若輩姓名雖得於紳耆之口然有以罪之斷不可使知所由來蓋紳耆與若輩井宅毗連今日使有訐發之名他日必被遷怒之禍我方資以爲治而致其因我受累於義不可於心何安故訪察固不可不詳舉發尤不可不慎

治以親民爲要

長民者不患民之不尊而患民之不親尊由畏法親則感恩欲民之服教非親不可親民之道全在體卹民隱惜民之力節民之財遇之以誠示之以信不覺官之可畏而覺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體之象矣民有求於官官無不應官有勞於民民無不承不然事急而使之必有不應者往往壤地相連同一公事而彼能立濟此卒無成曰民實無良豈民之無良哉親與不親之分殊也

親民在聽訟

官事緩急何常故治以親民爲要

司牧之道教養兼資夫人而知之知之而能行者蓋鮮不朘民以生養之源也教則非止條告號令具文而已有其實焉其在聽訟乎使兩造皆明義理安得有訟訟之起必有一闇於事者持之不得不受成於官官為明白剖析是非判意氣平矣顧聽訟者往往樂居內衙而不樂升大堂蓋內衙簡略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則終日危坐非正衣冠尊瞻視不可且不可以中局而止形勞勢苦諸多未便不知內衙聽訟止能平兩造之爭無以聳旁觀之聽大堂則堂以下竚立而觀者不下數百人

止判一事而事之相類者爲是爲非皆可引伸而旁達
爲未訟者可戒已訟者可息故撻一人須反覆開導令
曉然於受撻之故則未受撻者潛感默化縱所斷之獄
未必事事適愜人隱亦旣共見共聞可無貝錦蠅玷之
虞且訟之爲事大概不離乎倫常日用卽斷訟以申孝
友睦婣之義其爲言易入其爲教易周余前承乏甯遠
俗素嚚健動輒上控兼好肆爲揭帖以誣官長到省之
後院憲嘉善浦公霖面諭明切余唯行此法竊祿四年
府道未受一辭各憲因爲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

溥也

婣族互訐毋輕笞撻

諺曰刑傷過犯終身之玷不惟自玷而已嘗見鄉人相詈必舉其祖若父之被刑者而顯詬之是辱及子孫也爲民父母其可易視笞撻耶黠者豪者玩法而怙惡者非撻不足示儆撻之不足而掌批其頰校荷其頸皆小懲而大戒也愿者能知悔罪已當稍示矜憐矣至兩造族婣互訐細故既分曲直便判輸贏一予責懲轉啟釁隙訟仇所結轇轕成嫌所當於執法之時兼寓篤親之

意將應撻不撻之故明白宣諭使之釋然自悟知懼且感則一紙遵依勝公庭百撻矣

犯係兇橫仍宜究懲

然此爲相對相當之訟可以情恕可以理論者言之也如犯者實係兇橫或倚貧撥富撥草尋蛇或恃尊陵卑捕風捉影稍從曲宥則慾壑難塡爲之族媚者必致受害無己不啻犯如虎而官傅之翼矣遇此種人尤須盡法痛懲卽老病或婦女亦當究其抱告使知親不可恃法不可干庶幾强暴悔心善良安業

治獄以色聽爲先

書言五聽非身歷不知余苦短視兩造當前恐記認不真必先定氣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虛者良久即倉動而目瞬兩頰肉顫不已出其不意發一語詰之其眞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於是堂下人私謂余工相法能辨奸良越年餘僞者漸息訟皆易辦蓋得力於色聽者什五六焉較口舌爭幾事半而功倍也

聽訟宜靜

明由靜生未有不靜而能明者長民者衣稅食租何事

不取給於民所以答民之勞者惟平爭息競導民於義耳片言折獄必盡其辭而後折之非不待其辭之畢也嘗見武健之吏以矜躁飾之一語不當輒懾以威有細故而批頰百十者有巨案而三木疊加者謂所得之情皆其眞也吾未之敢信

未得犯罪眞情難成信讞

致罪之由犯者自知之不得其情非特入於重彼不能甘即從末减矣彼以爲官固易欺必圖飜異求卽於無罪而後快於是爲之官者惡其無良也刑以創之愈久

而愈失其眞古云獄貴初情一犯到官必當詳愼推求畢得其實然後酌情理之中權重輕之的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則犯自輸服讞定如岳家軍不可撼動矣

要案更不宜刑求

詞訟細務固可不必加刑矣或謂命盜重案犯多狡黠非刑訊難取確供此非篤論也命有傷盜有贓不患無據且重案斷不止一人隔別細鞫眞供以僞供亂之僞供以眞供正之命有下手情形盜有攫贓光景揆之以

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實者特虛心推問未免煩瑣耳顧犯人既負重罪其獲罪之故當聽其委婉自申不幸身罹大辟亦可於我無憾若欲速而刑求之且勿論其畏刑自誣未可信也縱可信矣供以刑取問心其能安乎

非刑斷不可用

輕則笞杖重則桚夾國有常刑桚夾已所當慎故定例招冊會否刑訊均須聲叙乃有所謂跪鍊者盤鐵索於地裸犯膝跪其上猶

爲未足以圓木或竹穿入兩膝彎用兩人左右踹之曰踏杠亦曰壓杠慘號之狀不忍見聞二十年前幹吏用以勘黠盜已而非黠盜亦用之後遂用之命犯甚則訟案亦用之余向佐主人極言其謬主人勘獄未嘗一試然亦未有以不能審出實情被劾者主人姓氏詳載佐治藥言可顯證也誰爲厲階以禍百姓其罪豈在作俑下乎至以掌批頰或五或十法之輕者今以皮代掌有疊批四五十及七八十者流血不止甚至齒牙脫落是極輕之法而酷用之亦足病民皆非法也夫官坐堂上

可茶可煙可小食從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則飢憊內則畏懼雖甚刁譎言多必失靜聽其隙而嚴詰之受之以需何患不得而必酷以取供愛民者不以爲然也

據筆蹟斷訟者宜加意

尋常訟案亦不易理也凡民間粘呈契約議據等項入手便須過目一發經承間或舞弊剜補初之不慎後且難辨向館嘉湖吏多宿蠹間有絕產告贖者業主呈契請驗蠹吏剜去絕字仍以絕字補之問官照見絕字補痕以爲業主剜改竟作活產斷贖致業主負冤莫白余

佐幕時凡遇呈粘契據借約之辭俱於緊要處紙背盖用圖記並於辭內批明以杜訟源至楚省則人情雖詐只知剜改絕賣爲暫典而已欲以筆蹟斷訟者不可不留意

斷案不如息案

勤於聽訟善已然有不必過分皂白可歸和睦者則莫如親友之調處蓋聽斷以法而調處以情法則涇渭不可不分情則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親友之情義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調人之所以設於周官也或自矜

明察不准息銷似非安人之道

尋常訟案不宜輕率申詳

定例徒罪以上通詳杖枷等罪悉聽州縣發落所以歸簡易也多一重衙門便多一重費用百姓何能堪此故尋常戶婚田土細事總以速結爲美勿聽書辦贊鼓輕率詳報

竊案可結不妨訊報

不惟小案不宜申報也即奉上官准理事件惟牽涉書役必須解勘其餘民閒細故如兩造投案求訊自不妨

錄供詳結以省跋涉至兩造覼息則倫紀贓盜而外俱可取結詳銷亦息事寧人之一端也

與民期約不可失信

投牒候批示期候訊最費百姓工夫唯期有一定則民可遵期而至無守候之苦凡示審案件自量才力斟酌挂牌如飾耳目之觀以多爲貴日留一案即有一案守候之人愈留愈夥累者何堪至勘丈事件人多費多守候更復不易雖風雨寒暑必不可失信

審案貴結

兩造訟牒官爲結斷脫然歸去可以各治其生夸大之吏好以示審之勤飾爲美觀往往審而不結或繫或保宕延時日訟者多食用之費家人增懸望之憂是虐民也中有富家牽涉好事者從而妄爲揣度謂官可賂營則又重自玷矣故不審不如不示期不結不如不傳審

勘丈宜確

勘丈之事大端有四曰風水曰水利曰山場曰田界其他房屋基址易見者也田界水利亦一覽可知唯風水山場有影射有牽搯詐僞百出稍不的實張斷李翻甚

至兩造毀家案猶未定皆勘官釀之禍也粗疏猶可苟有他故鬼瞰其室矣勘時須先就兩造繪圖認正山名方向然後往復履勘凡所爭之處及出入路徑一一親歷毋憚勞瑣尤不許兩造隨輿譁辨以淆耳目勘定將兩圖是非逐細指出爲之明白講論諭以子孫可大可久之故再行剖斷自然心平忿釋不致爭競能使一勘無飜所全不小故遇有勘案總宜親到轉委佐襍徒費民財不惟不公卽公亦不足服人至於人不能服仍歸親勘重勞吾民不可也

票差宜省

公役中豈有端人此輩下鄉勢如狼虎余嘗目擊而心傷之是以昔年佐幕每屬主人勿輕僉差及身親爲之於此尤愼或傳近日有原役號役改役加役挐役之名換一役多一費民何以堪其實准無不審則一票已定示期不到自可比責原差何煩別添役名乃役催屢屢案終不審徒張役威飽役橐爲民父母之義安在且屢催不到非原告情虛規避卽被告膽怯在逃例得暫行註銷追呼不已又何爲者吾願幕之晳神尤望官之加

意

公呈不可輕准

自愛之人雖事甚切己尚不耐匍匐公庭況非己事乎藉口地方公事聯名具呈必有假以濟其私者其非安分可知昔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遇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二公皆宋名相所爲如此蓋所見者大且遠也聯名公呈不宜輕准即事關利害言有可采姑受而不批別自體察舉行切勿輕聽據詳致開紛擾之弊至請吏稟

陳公事尤不可信用

告示宜簡明

告示一端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長篇累牘不終誦而倦矣要在詞簡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言八句五六言六句韻語繕寫旣便觀覽亦易庶幾雅俗共曉令行而禁止乎

得民在去弊

論治者僉曰興利除弊方今久道化成閭閻樂業更無可興之利惟積弊相仍未

能盡絕在官者如採買折收徵漕浮揹及官價民貼等事在民者如地棍滋擾訟師教唆及盜賊惡丐等事皆爲民害各處情形不同須就所官地方相其緩急次第整頓去得一分即民受一分之福矣

民氣宜靜

民氣本靜也縱惡以陵之縱役以擾之恩既莫敷威亦難濟於是愿樸者亦鬱極思奮不得不奔愬於上官上官憫其情迫而理之刁民聞風以起恣意訐告而地方官不可爲矣使爲地方官者以地方爲己任悉心撫字

與民休養雪民冤抑民之於官無不可白之隱自無不樂從之令而民氣倘或不靖者未之有也善乎浦公之教曰百姓去縣近去省遠縣果勤職百姓何愛乎越愬余備官時日誦此言受益不少

退堂時不可草率

堂事畢後精神易倦稍有疏畧則黠役刁民乘隙嘗試此時尤宜細心檢校勘結案件應發文移議照之類面給兩造領回安業倘不及取領狀附卷即於讞後標明發字不必令其再經吏役之手藉端需索致滋守候其

他遵依甘結等項並可類推至兩造供詞起訖銜縫處皆須一一過目硃筆點鉤標識以免他日猾吏抽換增減之弊斷不可草率退堂貽民訟本

堂事簿不可不設

堂事簿者值堂書登記所理之事也凡讞斷顛末及諭辦公務勾攝保羈一切如不逐日摘敘一有遺忘則吏役朦混百弊叢生故必於堂事完竣之時取簿覽察過硃摘置案頭隨時檢閱可與內號參考互稽叢脞之虞庶幾可免

事至勿忙

事雖甚繁先要平心定氣分別緩急輕重次第應付方能有條不紊如事到著忙必致忙中多誤名爲諸事皆辦實且一事無成環何者窺其底蘊因緣爲弊亦萬萬無暇檢察矣

官須自做

非剛愎任性之謂也事無鉅細權操在手而人爲我用若胸無成見聽人主張將用親而親官用友而友官用長隨吏役而長隨吏役無一非官人人有權卽人人做

官勢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約束人轉難堪甚有挾其短長者矣國人知有穰侯華陽而不知有王速敗之道也故曰官須自做

學治臆說卷上終

學治臆說卷下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敬城隍神

朝廷廟祀之神無一不當敬禮而城隍神尤為本境之主余鄉就幕館次日必齋戒詣廟焚香將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寃抑不敢不潔己佐治之故一一據誠默禱所館之處類皆甯謐館仁和則錢塘多獄館錢塘則仁和多獄其後館烏程歸安亦然當事戲號余為福幕自維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禮厚糈所以蒙神佑者大矣竊

祿甯遠亦以素心誓之於神凡四年祈禱必應審理命案多叨神庇而劉開揚一事尤衆著者謹畧書於左以著城隍神之有益吏治云

劉開揚者南鄉土豪也與同里成大鵬山址毗連成之同族私售其山於劉氏大鵬訟於縣且令子弟先伐木以耗其息開揚慮訟負會族弟劉開祿病垂死屬劉長洪等負之上山激成族鬬爭則委使毆斃爲制勝之計比至山而伐木者去長洪等委開祿於地開揚使其子開喜擊開祿額顱立斃而以成族毆死具控余當詰開

揚辭色可疑䕶焉已而大鵬詞愬辨未毆而已終不知毆者主名因並縶大鵬同至城隍廟余先拈香叩禱禱畢命大鵬開揚並叩首階下大鵬神氣自若而開揚四體戰栗色甚懼余更疑兇手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見也相驗回時已丙夜復禱神鞫兩造於內衙訊未得實忽大堂聲嘈嘈起詢之有醉者闖入爲門役所阻故大譁命之入則閏喜也開揚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請立予杖斃余令引開揚去研鞫閏喜遂將聽從父命擊開禄至死顛末一一吐實質之開揚信然長洪

等皆俯首畫供燭猶未跋也次日覆鞫閏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啟扉出一頎而黑者導以前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閏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僥長洪等供吐拘提已越境颺去安能即成信讞款扉之呼其爲鬼攝無疑也

殺人者死

國法固然懵昧如余得不懸案滋疑則神之所庇不信赫赫乎

敬土神

當敬者不獨城隍神也凡地方土神爲闔境尊信者其先必有功德於民始能血食勿替或以非祀典所載不爲之禮此尤不可蓋庸人婦孺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誅且畏土神甚於畏廟祀之神神不自靈靈於事神者之心卽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爲之擴而充之俾知遷善改過詎非神道設教之意乎

各鄉土地神與土神有別

所謂土神者四境共事之神也至各鄉土地神則又有

說楚俗每逢祈雨里民各舁其土之神鳴鑼擊鼓至縣
堂請地方官叩禱胥遠亦然歲己酉四月余方率屬步
禱而舁神者先後集於大堂凡二十餘神禮房吏援例
請以禮余曰是非禮也命移神座分列大堂左右升堂
各鄉耆跽而請余告之曰若輩之爲是舉謂民之需雨
急也民需雨而官不知宜以神告儆今官固先民而禱
矣是爲何者況官之行禮爲九叩首爲六叩首爲三叩
首
國有定制無敢增減權幽明合一之理各鄉土地神分

與地保等地方官不可與地保平行土地神獨可與地方官抗禮乎不可抗禮而鼙以見官是謂褻神且神而有知應赴城隍神祈求不暇入縣門也若其無知則土偶耳官爲叩禱於禮無稽余非不愛民者悖禮經而違國典不可且不敢也其速舁爾神以歸道逢戚友傳述余言不勞更入城也衆皆唯唯退後遂無至者然此在莅治二年後民已相信故能以莊語曉之否則必謂官不卹民或滋饒舌隨事制宜未可一例行也

地棍訟師當治其根本

唆訟者最訟師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無以及人然去此二者正復大難蓋若輩平日多與吏役關通若輩藉吏役爲護符吏役藉若輩爲爪牙遇有地棍訛詐訟師播弄之案澈底根究一二使吏役畏法則若輩自知斂迹矣

治地棍訟師之法

若輩有犯即干譴戾然罪一人應有證成其罪者勢將累及平民且若輩黨羽鉤連被累之人懼有後累往往不敢顯與爲仇重辦亦頗不易鄉在甯遠邑素健訟上

官命余嚴辦余廉得數名時時詗意兩月後有吏名具辭者當堂鎖繫一面檢其訟案分別示審一面繫之堂柱令觀理事偪一日審其所訟一事則薄予杖懲繫柱如故不過半月憊不可支所犯未審之案亦多求息蓋跪與枷皆可弊混而繫柱挺立有目共見又隔日受杖宜其憊也哀顲悔罪從寬保釋已挈家他徙後無更犯者訟牘遂日減矣

治士子干訟之法

士而干訟必不可縱然遽懲以法又非育才之道余之

甯遠過衡州謁學使錢南園先生灃言甯遠士習澆漓好以干訟爲事屬余嚴查詳褫余因與諸生約國家優待衿士雖己事許用抱告如事非切己或爲隣佑或爲干證護符祖訟者點名之後概不問供給予紙筆令在堂右席地作文隣證中自有白丁在審係白丁左袒則與白丁並列之衿士即以白丁之罪罪之立會教官當堂扑責白丁非左袒者衿士亦不復取供而以所作之文年終彙送學使職員監生則先責後詳必不姑恕自有此約竟無紳士試法者終四年未扑一衿郡

尊王蓬心先生宸閱之謂余不惡而嚴情法兼到因思衿士原多知禮不當與訟師同日而語也

宜使士知自愛

士不自愛乃好干訟官能愛之未有不知媿奮者愛之之道先在導之於學爲月課爲季考拔其尤者收之書院義學之中鼓舞之振興之隆以禮貌優以獎賞與干訟者榮辱迥殊則士以對簿爲恥莫不砥厲廉隅不獨文教之可以日盛也

除盜之法

盜必有窩且類與捕役鉤通嚴比捕役未嘗不可獲盜顧盜之黠者即以平日餉捕爲反噬之計官避處分率多顢頇完結而盜益難治夫捕既獲盜功過相抵盜果應辦當據實陳請上官治盜罪而錄捕功再責其獲盜補過庶捕知感奮盜可廓清亦權宜之一法也至弭盜之道比捕尤不如親巡印官不憚巡歷佐襍駐防無敢自逸時時有巡官在人意中則捕役常知儆畏而盜賊莫不潛蹤矣

保甲可以實行

力行保甲是注考時必須之政蹟然已成故事矣往余佐州縣幕二十餘年欲贊主人行之竟不可得歲丙午謁選至京師會稽茹三樵先生敦和篤行君子也方就養日下甚蒙眷契嘗以吏治求教先生自述令南樂時會歲歉以舊無門牌種種棘手捐資設空白簿備筆墨每一地保給簿一本筆二枝墨一丸令將所管村莊挨戶塡註閱三月另給一簿複塡一次半年後乘便抽查與簿記相符乃捐貲塡門牌逐戶分給頗著實效余謹識之不敢忘比至甯遠俗稱健訟牒中隣佑率以數里

數十里外左祖之人列名充數縣無魚鱗冊山原相錯各以意爭又地多外籍流民以墾山爲名潛留作匪皆不易爲治因如先生教行之令地保將管內四至接壤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橋梁若干大路通某處小路通某處某土著住幾戶業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無恒業一一註入簿內凡四換簿始抽查無漏然後捐發門牌間有漏戶亦皆具呈補給不半年無業之流民莫爲之主胥充隣佑者可以按冊子徼山原亦稍稍有界址可據盜息訟簡邑民稱便去甯遠時彙二十六里印簿

移送後任且語之曰四年承乏無一稱職惟此一事可爲他年稾本不無小補故詳誌之以廣先生之教云

查逐流丐之法

余初至湖南今廣信太守張公朝樂方保舉知府在省候咨謁訪時政公言永州壤接廣西流丐頗不易治余請其治之之法言前令武陵下鄉相驗適丐匪羣集役少不能捕諭之去則譁然乞賞路費幾不可制見道旁有桑園可容百餘人令皆進園候點名登簿按名給發羣丐入則令皁役當其戶逐一唱名放出擇其壯者令

隨至縣城領賞至則分別究逐皆散去此公之急智也不可以再余至甯遠受篆之次日民人王勝孚等縛一惡丐來控其引類滋擾立懲以法即有老役堂回流丐橫行是目下民間大累詰其故則上年隣邑歉収扶老挈幼而來什伍成羣徧於各里訪之信然以其捕之不能捕逐之不可遂是以愈來愈衆然鄉民莫敢誰何緩之急之皆恐釀事諮詢寮屬均無良策會初莅例應點卯知三十六里各有專役催糧乃刷印小票數百番給役各發各里耆民協保捕逐使人人有捕丐之責處處

皆協捕之人慌丐無地可容而王勝字所獲之丐仍荷重枷示儆不旬日而境内丐匪相率遠去花戶納糧踴躍倍常因是遂以得民其亦可備逐丐之一術乎

催科之法

催科中寓撫字談何容易根串不符釀弊甚大宜於中縫蓋用完數木戳官民截分可無弊混至戶糧各書往往擱大戶摘小戶此宜責成幕賓實心檢核凡比校時細對完欠多寡確數分別責免完多之役立予功單記名酌賞而嚴查需索之弊庶不致追呼滋擾若自圖安

逸常委佐貳比課終屬虛名無益也

生傷勿輕委驗

驗傷塡單例取保辜何等愼重或乃委之佐雜不如兩造報傷多先囑託仵作故仵作喝報後印官猶必親驗以定眞僞佐雜則惟據仵作口報而已何足深信且某傷爲某毆須取本人確供辨其形勢器物萬一傷者殞命此即擬抵之據生前之供狀未明死後之推求徒費犯供飜異案牘糾纏率由於此則何如親驗之可恃也

命案受詞則宜取供

呈報命案非屍親卽地保宜立刻研問衅由及鬭毆之狀受傷之處細細詰問察看供情虛實自可得其要領蓋屍親等甫至縣城未暇受訟師指揮代書寫詞不敢大改情節且鄉民初見官長尚有懼心立時細鞫眞情易露往余在甯遠蔣貝榮劉開揚自縊誣人二案皆於初報時訊有疑竇不致究濫平民故知初報卽訊是最要關鍵若被告亦到則更可對簿明確矣

相驗宜速

一面訊供卽一面僉役傳驗無論寒暑遠近訊畢卽往

以免犯證入城先投訟師商榷中途犯到即擇可息足處所提犯覊問使其猝不及備得情自易

驗屍宜親相親按

地方官擔利害莫如驗屍蓋屍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須開檢檢驗不實即干例議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於褫職相驗時仵作報傷之處須將屍身反覆親看遇有發變更須一一手按以辨眞僞時當盛暑斷不宜稍避穢氣或致仵作舞弊混且心堅神定穢亦不到鼻孔余屢試之若有鬼神呵護者驗畢指定眞傷令兇手比對

痕合然後棺斂自無後慮如兇手未到或係他物傷傷痕分寸尤須量準異日追起兇器比合可成信讞

當場奉洗冤錄最可折服刁徒

刁悍屍親或婦女潑横竟有不可口舌爭者執發變爲傷據指舊痕爲新毆豪釐千里非當場詰正事後更難折服宜將洗冤錄逐條檢出與之明白講解令遵錄細辨終能省悟此亦屢試有效切不可憚半日之煩貽無窮之累

詳開檢宜慎

開檢之時拆骨洗蒸最爲慘毒疑似之間出入重大遇有屍親飜控先檢原詳圖格逐一精研實有枉抑疑竇然後詳檢則問心無愧倘係屍親妄聽誤告須細細開導果能悔悟自可陳請上官提審取結免檢蓋檢而無傷不惟死者增冤復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辦也是耶非耶必有能辨之者昔有强餘太守號稱吏才每逢發審命案輒以詳檢塞責半年之間骨殖多提省垣而太守以暴病死家屬仳離官所遺櫬難歸論者謂有鬼禍其或然歟

勿諱命盜

余歸幕平湖先後佐兩劉君 一三韓冰齋 一光山僴園 遇盜案皆力賛詳辦不敢諱抑後犯皆弋獲主人亦未被議當實報時無知之口多以余爲迂謹主人勿惑也故得竟行余志是無論例應爾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盜案四參限滿止於降調往往仰荷

恩原猶得棄瑕錄用諱盜褫革則一蹶不起矣命案亦然善乎劉冰齋之言曰吾自朝至暮何時不擔處分何事不可去官顧必避盜案之降調耶冰齋後以保舉知

府擢江西吳城同知去有味乎其言之也

吏役宜用老成人

少年吏役急於見知原易節取六七十歲者其奔走遂迎往往不如少壯然服役既久歷事必多周知利害類能持重選一二人朝夕承侍以備顧問總有裨益惟若輩性多蒼猾揣摩附會是其所長駕馭之方尤須留意

老成吏役宜留其顏面

老成之人多知顧惜顏面顏面既傷其蠹弊且甚於少年既已用之須曲爲體䘏度其才力不能勝任將來難

免笞撻之事卽愼之於先不以驅遣或應驅遣則明示以此意使之知所感畏自能實心圖報獲效不尠

馭吏役在刑賞必行

寬以待百姓嚴以馭吏役治體之大凡也然嚴非刑責而已賞之以道亦嚴也以其才尚可用宜罰而姑貸之卽玩法所自來矣有功必錄不須抵過有過必罰不准議功隨罰隨用使之有以自効知刑賞皆所自取而官無成心則人人畏法急公事無不辦姑息養姦馭吏役者所當切戒

至親不可用事

諺曰莫用三爺廢職亡家蓋子爲少爺壻爲姑爺妻兄弟爲舅爺也之三者未必才無可用第內有嘘雲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附焉權之所附威更熾焉任以筆墨則售承行簽差票任以案牘則通賄賂變是非任以倉庫則輕出重入西掩東挪弊難枚舉卽令總覈買辦襍務其細已甚亦必至於短發價值有玷官聲故無一而可事非十分敗壞不入於耳迨入於耳已難措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壞法三者相同

而子爲尤甚其見利忘親者無論意在愛親而孳孳爲爲親計利勢必陷親於不義所以危也余佐幕三十年凡署中有公子主事者斷不受聘蓋坐視其害義有不安以疏間親分有不可目擊官之受此累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諸暨令黃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陽令黃梅之苛斂並因子累身干重辟子亦罹刑尤炯鑑之昭然者矣

用親不如用友

然則壻與舅猶可用乎曰否特其恩較殺於子其分較

疏於子或不致十分敗壞尙易發覺耳然至於發覺亦復不易收拾治壻則礙女治舅則礙妻隱忍黜逐已累不可言總不若擇賢友而任之友以義合守義則尊而禮之茍其負義何嫌乎絕交甚至繩之以法亦可對人蓋友有瑕疵至戚良朋皆可啟白且一經受玷之後詎足無方故自愛者恒多也

親戚宜優視

然則一行作吏至親皆可疏乎曰不然自未遇以至通籍莫不厚望於我其情重可感也幸得服官如之何勿

念不畀以事權則負才者無所肆不責以功效則無才者可自容稱吾之力衣之食之分祿以周之盡吾心焉而已心有餘而力不逮無可如何也第不可靳吾力而薄吾情致他日還鄉里無以相見耳

子弟不宜輕令隨任

官衙習氣最足壞人子弟凡家居不應有之事官中無所不有雖居官者紀範極嚴然時而升堂時而公出檢束總有不到僕從人等飽食羣居烏能盡安素分如耍錢唱曲養鳥畜魚變優伶狎孌童之類何地蔑有衣美

貪肥猶其小者子弟血氣未定易爲所惑且若輩唯恐不當公子之意用事者以此固寵未用事者以此邀恩一有所溺父兄之教難行爲害不淺況官非世業久暫靡常子弟即幸無外染而飽煖嬉閒筋弛骨懈設不能仰給於官將無所恃以自立故惟子弟可治儒業者攜之官中俾受嚴師約束其他不若各就所長令其在家治生以爲久遠之計

親友不宜概聽赴署

至親密友義不可卻及可資照料者偕至官中不無贊

指之助即酌量贈遺力何能支然有恒產有恒業者必不肯離家遠出惟無用之人多樂隨任不知官中公事須延幕友官親可辦不過倉庫倉庫並關重大非深可倚信之人不敢輕託一時面輭挈之而去至於無所事事徒滋悔怨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何如實言婉謝之爲得乎

愿樸親友當厚遇

官中用人大率以勢交以利聚皆烏合也一朝去官東西散矣惟愿樸者有性眞多能委曲相依此種人平日

無可表異之處必須留心厚遇以備無用之用

任所不可無眷屬

挈眷之官累也然實有萬不可已者署無眷屬則宅門內如客寓然一切俱無檢束官一升堂拜客僕從即無顧忌遇公出晚夕印匣亦難信託昔有同寮子然在官腰間纍匙纍纍每出必與印偕殊非體制或以姬妾任之則又不可賢明者百無二三小家女何知大義處理內政勢有不能萬一小有色藝馴至恃寵攬權禍更有不可勝言者采蘋之詩頌有齊季女有以夫

嗜好宜戒

一人之身侍於旁者候於下者奔走於外者不啻數十百人莫不窺伺辭意乘閒舞弊不特聲色貨利無一可染卽讀書賦詩臨池作畫皆爲召弊之緣當其興到時或試以公事稍有不耐煩之色卽弊所從起也人非聖賢誰無嗜好須力自禁持能寓意於物而不凝滯於物斯爲得之

飲酒宜有節

豪士文人類多耆飲必止酒而後可爲治非通論也但

不爲之節最易誤事卽於事無誤而被譴者必曰適逢使酒卽官聲之玷矣余佐幕時主人多善飲者皆與之約共二更扃宅門後不得舉杯故不必有止酒之苦而未嘗居耽飲之名

暇宜讀史

經言其理史記其事儒生之學先在窮經既入官則以制事爲重凡意計不到之處剖大疑決大獄史無不備不必刻舟求劒自可觸類引伸公事稍暇當涉獵諸史以廣識議愼勿謂一官一邑不足見眞實學問也

用財宜節

士既服官凡官之所需及應酬種種與官俱來者斷不能省然官一而已非闔家皆官也一人官而家之人無不官樣祿其足濟乎且即官之一身衣服可以肅觀瞻輿役可以供任使似亦足矣或者備美是求有一帶而懸表佩玉極其華麗費及千金他物稱是者究之官聲賢否全不繫此而虧累因焉果何爲哉故優伶宜屏也讌會宜簡也裘馬宜樸也家人之衣飾宜儉也量入爲出節用之道如是而已借曰缺美息阜則有原思用九

百之義在豈患貨之棄於地者而況其未必然耶

不節必貪

國家澄叙官方首嚴墨吏微特身之辱也祖父曾犯贜私子孫雖貴不准封贈子孫於封贈祖父後干犯贜私並追奪

誥敕是下辱子孫上辱祖父矣人即不自愛未有甘以墨敗者貲用既絀左右効忠之輩進獻利貸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意謂傷廉尚小不妨姑試利徑一開萬難再窒情移勢偪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

官擊肘卒之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殉不敗亦殃
及子孫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故欲為清白吏必自節
用始

宅門內外不同

宅門以外官也規模狹隘則事上接下無往非獲咎之
端宅門以內家也規模濶大則取多用宏隨在皆虧帑
之漸

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

造物勞我以生無論在官在家總無逸居之日仕而引

退非盡求自逸也必自問有不能勝其任者因不敢曠官竊祿仕路何常宜止則止顧有知止而不獲止者大率家人累之家人樂於在官卽有不能去官之勢故居官時須使宅門以內仍與居家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戀於一官而退計不難自決矣

出納不可不知

身兼庶事萬不能瑣屑理財然出納之數斷不可不知盡委經手之人而已不與聞則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盜有侵盜者至交代時水落石出噬臍無及矣宜

屬司筦鑰者分列正入正出雜入雜出四簿按冇一小結按季一大結隨時檢閱則倉庫出入相符不相符有餘不足之數一一在心設遇去官交代冊籍頃刻可成雖猾吏無能爲弊更可不致遺漏款目受後任之推敲

繁簡一理

或曰此行於簡僻小縣則可恐繁劇之地勢不能行余應之曰苟不耐煩雖簡僻何所用之不則地異而理一也何難行之有夫號稱繁劇不過增驛站多迎送耳亦可另設一簿以覽其要特立法非難任人爲難有治人

無治法安所得誠信之人而任之官之所以不易歟

財宜實用

賓友寮屬之酬贈賻貨慶弔一切分所常有斟情量力各視其時不應則已應之須令其人實受吾益嘗見官中陋習以此等應酬無可質證司出納者任意短色輕平甚有至八折九折者剋其贏以入橐施者實費受者虛承真可浩歎劉仙圃（雁題令浙江時今爲貴州石阡太守）遇有公分屬帳房封固加簽其應標名目必俟手署故色或未必全足而平總不敢稍輕亦厚交之一道也

以財用人宜寬

用財宜儉爲一己言之也若以財用人則處處宜留餘地人之聽用於我無不爲財起見不使之稍有所利其心思材力豈肯實爲我用且不惟不爲我用也將轉爲我害蓋彼既有圖利之心不至得利不止我無以利之必損我以爲利而利歸於彼害貽於我矣且我亦何常不計利哉席官之位食官之祿倘欲儉用以自贏彼事官者而使一無所贏其家何賴焉寬其分乃安其身惟恐我之不用斯取用人之益耳

財不可入私室

甯遠舊無庫徵收餉銀皆儲內室遇批解始發匠傾鎔余以爲非制創設庫房三間命庫書司其筦鑰此正項也卽廉俸所入亦儲帳房應酬日用皆取給焉蓋一歸私室則當問出納於室人性嗇者慮其絀也出之不易或誤事機性奢者見其羸也用之無節必致匱乏且財之所主權之所歸也並有因以干預外事者若之何勿愼

官帑不可虧挪

侈靡之爲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繼乃常然久則習爲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夫因公挪移即干嚴律虛出通關亦罹重譴況以私用而虧官帑實爲侵盜乎縱或倖逃法網神且鑒之矧法亦未可茍免耶上官之喜怒一身之疾病公事之降革皆不可知官帑無虧不過奪職而止不然將有制其命者所當於用財時先自謹也

倉儲宜實

夫民亦知積儲之不可少也實買實儲事原易行自換

斗移星權歸胥吏而有名無實窒礙多端初猶藏價於庫終且庫亦虛懸而倉愈難信矣遇有交代輒移價作収然堯水湯旱盛世不免設遭歉歲生民之命繫於倉儲萬一欲賑無糧欲借無種嗷嗷哀雁恐不能以美言市也昔余佐幕浙中嘗以此意語主人求實倉廩主人頗不河漢余言比官湖南亦持此論誠勉同官蓋庫虧尚可補苴於一時倉空萬難籌措於臨事有備無患守土者何等關係其可度外置乎

稱職在勤

吕氏當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所謂三歲孩子道得八十歲老翁做不盡者嘗與同官侍王蓮心先生論三事次第先生以清爲本同官唯唯余謹對曰殆非勤不能先生曰何故則又對曰兢兢焉守絕一塵矣而宴起晏寢以至示期常改審案不結判稿遲留批詞濡滯前後左右之人皆足招搖滋事勢必不清何慎之有先生曰誠知君之得力有自也因爲同官交勗焉凡余臆說力求稱職之故固無一不恃乎勤也

勤在以漸以恒

嗟乎勤之爲道難言矣求治太急者病在躁疾行無審步其勢必蹶道貴行之以漸一鼓作氣者病在銳張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後難繼道貴守之以恒漸則因時制事條理無不合宜恒則心定神完久遠可以勿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念之哉

署印與實任不同

實授之官吏民皆知敬畏浹之以德感而化焉俗雖傲可以循循誘也署印官地方格格不入風土馴良猶可循分爲之若刁悍疲弊之俗萬難措手力求稱職者養

癰貽患既心有不安稍欲整頓則羣焉詫爲怪事吏役既呼應不靈士民亦恩威難洽緩之則驕玩益甚急之則謗讟繁興上不負公下能善俗其何道之從人地相宜唯用人者權之耳

會辦公事勿瞻徇

事由專辦自可愼始圖終若以數人會辦一事心術難齊才畧亦異尤宜細細協恭商酌萬一意見齟齬或兼關出入或案有支離當將利害關鍵剴切明言之不聽不妨直抒己見向上官委婉稟陳切不可附和雷同

昧心分謗特論須秉公愼勿偏持矯激轉自居於理絀
也

勿以私人爲耳目

事來輒理卽非曠官有等恃才之吏假私人爲耳目風
聞訪事幸而偶中自詡神明流弊所至必有因風吹火
李代桃僵者夫民閒多事全賴官爲檢省官先喜事則
好事之徒安得不聞風而起小則累人大則自累知政
體者不宜爲此察察也

書版捎以備遺忘

官之一身實叢百務精神稍不周到即開左右窺伺之機宜設粉版一方將應辦事件隨手登記辦一條抹一條自無遺忘之患事須謹愼者或密書手摺誌之總不必暘諉精明授人罅隙

勿輕薦幕賓長隨

此愛人之道也幕賓長隨利弊前已歷歷言之寮友訪人於我果相信有素自當應其所求如以素未深信之人姑爲塞責使寮友以信我之故過信其人萬一誤事何以相見故素未深信之人斷不必徇情說項或有推

爲亦當詳其所長不諱其所短使用之者可畧短以取長庶於事無僨於心可安

公過不可避

語有之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誠哉是言也一部吏部處分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然如失察如遲延皆爲公罪雖奉職無狀大率猶可起用若以計避之則事出有心身敗名裂矣故遇有公罪案件斷斷不宜迴護幸免自貽後諐

私罪不可有

凡侵貪挪移以及濫刑枉法諸條皆己所自犯謂之私罪夫公罪之來雖素行甚謹亦或會逢其適私罪則皆孽由自作果能奉公守法節用愛人夫何難免之有

事難入廟者斷不可為

為吏者欲求不愧不怍衾影無慚萬萬不能勢會所乘容有不能不為不得不為之事但其所以必為之故尚近於公要可告之神明如戀棧虐民或逢迎希進法紀不顧甘為罪首發念之端不可以入廟門者斷不可為

余自勘生平佐治多年堅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主

人亦不余强幸免疚心入官以後行有不慊於心者矣然每入神廟檢點此中猶可自白或者其無大譴乎甚矣吏之難爲也

上下易隔

嗟乎吏之難爲蓋非一端已也上官易事也而有致我不能事者下民欲愛也而有致我不能愛者中有所隔也隔我者我可察之我爲所隔者非我得自爲也胥南唐潘在庭以財結勢要曰非以求援但恐其冷語冰人耳冷語之冰端士尤甚於此而欲不傷品不招尤談何

容易矣

　當思官有去日

居官時不患無諛詞而患無規語民即怨詛不遑入耳逆去官而賢否立判民有戀惜之聲者賢吏也苟其不賢道路相慶雖遷擢去不能防民之口去以他故謗詈隨之候代需時有莫爲之居停者矣故治柄在手當時時念有去官之日自然不敢得罪於羣黎百姓

　勿沽名邀譽

如之何而可不得罪於羣黎百姓曰誠而已矣三代直

道之風今猶古也爲治有體焉得人人而悅之一有沽名邀譽之私其奉我以虛名虛譽者卽導我以偏好偏惡而便民之事亦且病民惟出之以誠求盡吾心焉有隱受吾庇者雖姦胥蠹役訟師地棍之類謗聲交作不足卹也

守身

事君不忠謂之不孝守身云者非全軀保妻子之謂也致身之義安危一理非遭授命之時當懍全歸之念不惟敗檢玩法方爲辱親卽肆虐百姓道路有口譏及父

毋辱莫大焉闕諸吾師孫景溪先生爾周曰牧民者能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百無一二但與部民相安毋貽父母惡名幸矣官惟州縣去民最近辱親亦惟州縣官最易詩曰無忝爾所生子曰君子懷刑孟子曰守身爲大嘗以三言自儆其庶幾乎

爲治當念子孫

民易虐也然虐民者往往無後悖入悖出其顯焉者已將治士子則念子孫有爲士子之日將治白丁則念子孫有爲白丁之人自然躁釋矜平終歸仁恕甯違勘丈

之事舊多反覆余嘗誓於兩造曰吾才識勢不能周如有袒私他日爾子孫鬬爭吾子孫亦鬬爭爾子孫以鬬爭釀命吾子孫亦以鬬爭釀命願爾子孫自吾此勘永杜爭端卽吾子孫之幸也四年閒本境勘案及委勘隣境之案從無齟齬者未必果無差謬吾心盡則人亦諒之故爲治者治堂下百姓當念家中子孫不然喜怒由己枉濫必多余學膚德薄深懼不能爲治到官之初撰十四言懸之客座曰官名父母須慈愛家有兒孫望久長時時循覽自省比去官邑紳贈余别聯曰爲政眞如

慈父母願公長得好兒孫蓋卽用座聯之意受之彌增愧恧

勿貽毒子孫

嗚呼此先贈公遺訓也　輝祖　生十歲先贈公將之粵東紆道會稽外家　輝祖　從舟中襍舉經書令　輝祖　背誦問　輝祖　讀書何所求　輝祖　對曰求做官先贈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卽不官不失爲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駡不貽毒子孫　輝祖　跽而受命詳先贈公行述中

三十年幕游閒有幹吏居官虐取以悅上官不少留百姓餘地當其時訴罵無算不轉睫而坐罪去子孫且流落於所官之地重爲百姓唾辱益思先贈公訓辭深切慄慄不敢忘

衰病當知止

進一階更望一階仕路豈有止境昔人以宦海爲喻孤舟一葉日顛簸於洪濤巨浪中力稍怯不能把柁非人溺卽落漈矣幸得近岸奈何不止嘗讀廉頗馬援二傳未嘗不廢書流涕也蓋膂力方剛自宜勤勞

國事分無止理耄年志進鮮不僨者不獨州縣官也而州縣官之職繁冗細瑣尤非衰病所宜故自審精神不能管攝卽當懍知止不殆之義

去官宜清楚

容齋隨筆云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蓋謂上場有下場時也老去病去降黜去陞遷去終有一去去之日任內公私代務必須一一清楚甯喫虧毋便宜稍餘未了卽是牽挂之根如經手工程錢糧應有咨追者須將底冊留存以備他時登答諺云一世爲

官三世累不可不深長思也

還鄉

去官之後即爲鄉人自應還故鄉依先隴嘗見罷官者或居宦游之省或籍流寓之方不知人盡可官獨遭運會緜緜先德鍾萃一身幸得祿養釣游之地親所不忘不則宰樹塋田均當料理何忍一盂麥飯委之他人且隣里皆非素習過從類屬新交非有香火之情又乏葭莩之誼設遇緩急誰復相關子孫皆賢尚能自立倘材質不能過衆又誰與董率而扶掖之熟籌全局請爲誦

五柳先生歸去來辭

學治臆說卷下終